

多少思想，能增益多少進步，我們更關心，會不會因此使「學問」附麗於「風尚熱門」，使許多人繆以爲踏實的才學可以新聞的虛名來取代，而嚴重破壞社會的健康價值觀。

這兩個問題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也是欲使副刊之多角化能够不紊亂而又能更富于意義的重要課題，希望它們能成爲這次副刊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思考。

談談報紙的副刊

曾祥鐸



在民國以來的中國新聞史上，報紙的副刊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所謂特殊，是指介紹新文化新思想而言。在民國初年，具有代表性的北平各報副刊，在介紹新思潮，批評舊社會、倡導新風氣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貢獻。從某一方面來說，當時的言論尺度還相當寬。這主要是因爲那時候的中國，大部份地區都受北洋軍閥所統治，而那些北洋軍閥的文化程度大部份都相當低，他們只管「槍」和「錢」，至於思想文化問題，他們認爲那都是「

教書先生」們的事，只要你不直接寫文章批評他，他是不太過問的。所以，在「五四」運動之後，在北洋軍閥控制下的中國，反而能展開影響相當深遠的新文化運動，而在這一運動中，一些報紙副刊曾經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

當時的報紙副刊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在文學界和思想界。在文學方面，這些副刊經常介紹一些外國的作家、作品與新的文學理論，同時也爲本國的新文學作家們提供發表園地。在思想方面，一些外洋的新

思潮也靠報紙副刊這一極為有利的傳播工具向全國傳播，其影響性也是相當巨大的。

民國卅八年以後，大陸被赤潮淹沒。中共不比北洋軍閥，他們是深知思想文化之重要性的。他們懂得要改變一個社會，先要控制輿論，從「意識形態」方面下功夫，因此，當他們佔領大陸之後，也立刻控制思想文化，報紙也就變為純粹是傳播赤色文化的工具了。

至於民國卅八年以後臺灣報界的情形，由於當年在大陸於思想文化方面有過慘痛的經驗，因此，無論新聞的報導評論以及副刊所選刊的作品方面，都變得謹慎多了。一般的說，就是儘可能的避免涉及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思想問題，這是臺灣的報紙副刊與當年大陸具有代表性的報紙副刊較不相同的地方。例如，對於觸及尖銳問題的文章，對於有暴露現實黑暗面的文學作品等等，副刊主編在處理時都非常慎重。並不是有關方面有什麼禁止的措施，而是主編先生們自己作嚴格的自我約束，以免選刊不慎而有碍大局。所以，大致而言，臺灣各報副刊的共具的特色就是「平穩」，你不容易在其中讀到超出一般尺度之上的文章。

但是，副刊如果只是這樣「平穩」地辦下去，既不容易吸引讀者，也會慢慢地變得不合時代需要，所以副刊也不得不逐漸求變。既然對於一些尖銳的現實問題報社方面為顧全大局而常作自我約束，於是便轉而向其他方向發展。

所謂「其他方向」究竟是指那些方向呢？最好舉實例來說明。臺灣各報副刊，競爭最烈的，是中國時報副刊與聯合報副刊。由於競爭劇烈，所以變化也較大，彼此都想盡辦法期能達到更高的境界。這種努力是值得讚揚的，有競爭才會有進步；沒有競爭，便容易陷於停滯或沒落。

中國時報副刊與聯合報副刊究竟那一家比較好？這個問題不容易下一個概括性的論斷。因為，一、這要看我們用什麼標準來衡量，要看我們站在那一個角度來批評。二、同一份報紙的副刊，其水準也不是永遠一致的，難免有時好時壞的現象，因此，將兩家報紙副刊作不同時期的比較，難免會有不同的結論。

如果將時間縮短，比較近年來兩報副刊的優劣，也許較易着手，但這仍然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因此，這裏也不能談詳細的比較，只能說說我自己近年來

對兩報副刊的大略的印象，這印象難免是帶有個人之偏好的，不過，如果將它看作是讀者之一的意見，也許還值得兩報的編者作一種參考。

先說聯合報副刊。就我的印象來說，近年來的聯副，在吸引讀者方面，曾經有過一鳴驚人的表現。最主要的，就是去年八、九月間連續刊出的「不談人性，哪有文學」與「狼來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曾經給予臺灣文壇與社會強烈震撼，甚至餘波還涉及海外，結果引起了一場長達半年的所謂「鄉土文學大論戰」，論戰雙方態度之堅決，措詞之激烈，在臺灣這三十年來還是少見的。在論戰期間，聯副是主要地盤，當然非常吸引讀者注意，尤其因為在這場論戰中，中國時報副刊保持中立，聯副頗有一枝獨秀之概，自然更吸引讀者注意。至於一般讀者在這場論戰中對聯副的看法如何，那是另一問題。

在論戰期間，聯副只刊出批評「鄉土文學」的文章，未見刊登「鄉土派」答辯的文章。但在論戰接近尾声時，聯副主動刊出打圓場的文章，認為純正的鄉土文學，其價值還是應予肯定的——細心的讀者是容易覺察這一轉變的。

論戰之後的聯副，有另一轉變。舉例來說，也許為了吸引讀者，遂一再推出所謂「第三類接觸」之類的東西。廣大讀者的反應如何，我不得而知，也許還會有一點吸引力吧，因為將一些所謂「明星」「歌星」等請來跟學者專家們「接觸」，當然還有點新鮮性；但是，就我所知的知識界的反應而言，幾乎都覺得這不够莊重，一份發行量在前數名之列的大報，應該深感本身責任的重大，不應該只顧取悅某些讀者。

再談談中國時報副刊。近年來，中國時報副刊避免涉及論戰，一直走它自己的道路。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時報副刊嚴守中立，當然不如聯副那樣吸引人注意。但是，在論戰過去之後，時報副刊也有它的出奇制勝之處，那就是一連串刊出種種座談會的記錄，如「評索忍尼辛哈佛演說座談會」、「傳統與現代化座談會」之記錄等等。無論座談的結論是否正確，這類問題總是有一談的價值。而且，時報副刊願意刊出正反兩方不同的意見，讓讀者多一種選擇，這種客觀的態度也是難得的。

一般而論，時報副刊常會介紹些新的觀念新的知識，這是好事。只是有時對海外來稿，似乎選擇尺度

過寬。也許是因為特約稿碍於情面，有些不太適合的也予刊出。例如，最近我看到一篇海外來稿竟謂臺灣社會風氣之不良，尤其是女性之墮落風塵，與提倡傳

統之孝道有密切關係，這是完全不對的。希望時報副刊在這方面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不會有負廣大讀者的期望與支持。

報導文學與第三類接觸

接觸症弦 報導高信疆 兼談文藝性的副刊傳統 思 兼

第一部分：「第三類接觸」的觸擊



八月初，聯副推出一個新穎的專欄——

第三類接觸，開宗明義地表示：

第一類接觸：意內；

第二類接觸：意外；

第三類接觸：意外的意外。

將兩個不同背景、不同觀念與想法的人，聚到一塊兒來討論問題，透過這種意想不到的交會，使原本矛盾、隔膜、對立的頭腦得以交流和溝通，這就是「第三類接觸」。

這個專欄出現之後，在傳播界、文化界和廣大的讀者羣中，引發了一陣激盪，吸引了大眾的眼光，成為熱門的話題。有人認為「第三類接觸」在副刊編輯上是一項新的突破，擴展了副刊的內容與影響力；也